

784.28
7715

巴
尔
扎
克
的
全
年



巴爾札克的生平

巴爾扎克（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生於法蘭西都蘭納省（Touraine）都爾斯城（Tours））。他貴族的頭銜在身份證上是未被證明的。他出身於農家，祖先曾住在朗格獨克省（Languedoc）泰恩縣（Tarn）名叫諾加里安（Nougarie）的村子裏。（Ed. Bire 君對於他的家世很有研究的。）他的父親名叫盤爾那爾·佛朗沙阿（Bernard François），是莊稼人的兒子，曾經讀過一些古書，當過律師，一七九七年與美麗的女郎，莎朗比安（Anne, Charlotte Loure Salomhier）結婚，第二年便搬家到都爾斯，在那裏管理一個貧兒院。他具有法國南方人的氣質，喜歡嘲弄人而傲慢地說話，他的太太富於彈性，充滿着生命和活力的，比她的丈夫更有良知。結婚後不兩年，便生了我們這位創造力最偉大的小說家昂諾萊·梵·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後來，他們又生了一男一女，女孩的名字是洛蘭（Laure）與勞朗斯（Laurence），男孩的名字叫亨利（Henri）。

在這三個弟妹當中，除洛爾外，我們知道得很少；就是在巴爾札克的書札中，對於他這「第一妹」，也不常談到。

巴爾札克一生下來，就被放到一個鄉下奶媽家裏去寄養，他在那裏足足住了三年頭。再過幾年，他開始在都爾斯市立學校上學，八歲時，被送到望鐸姆天主教教會學校（Oratoriens de Vendôme）中去做寄宿生，他在那里受着極嚴格的規律，住了六年都沒有回家去過一次，他是常被打手心 and 門進反省室裏去的，但在這種學校生活中，他也感到心神悅樂的地方，祇要一讀他的向我們敘述這老學堂裏他所過的生活的路易·朗磐爾（Louis Lambert）就可以知道，這並不是言過其實的，總之，他和他的老師們在一起所度過的那段時光，他從沒有過分感傷地覺得遺憾過。頭兩年，他並不用功，到了十二歲時，他開始發奮地讀書了，他埋頭地閱讀着。圖書館管理員有點過分慫恿地借

給他嘗。

那時他試作了一些論文，頗得同學們的讚美。巴爾扎克已開始發現他自己非凡的特質，所以他常以「偉人」自命。

強烈的好奇心，想把一切都讀和一切都知道的貪得心却給他招來了一種非常可慮的疲勞，一八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他不得不離開學校，在家裏逗留了幾個月，足夠使他的健康恢復了，同年暑期中，有一天，他同他母親和妹妹洛爾在盧瓦爾（Loire）河畔散步時，他對洛爾說：

「你知不知道你哥哥要成為一個偉人？」其間，他只肯去學幾樣，其意願是：不料這話被他充滿着世故頭腦的母親聽見了，竟將巴爾扎克申斥了一頓，說：「自己不太明白的字句，是不應該亂用的。」像這類的斥責，他在幼年時代是受得很多的。

有一次，他和洛爾散步，望見一座村莊，他們都不明白為什麼人擲彈藥（Jetté de Bombes）成了那村莊的名字，是不是因為那裏曾經駐紮過擲彈兵？洛爾主張去問母親，當巴爾扎克記起了屢次被斥責的恐怖，便連忙搖頭道：「不要問母親，母親又會生氣。」
暑期過後，他轉入都爾省中學肄業，當時法國政府正在拿破崙的掌握之中，拿破崙

的威名已傳播全歐，而大多數的法國人也就以此爲榮，都以為拿破崙是世界最偉大的人物，巴爾札克也是他盲目的崇拜者之一。他並不懂得拿破崙的寫兵讀武，對於摧殘世界文化有什麼影響，他只知道拿破崙是戰必勝，攻必克的英雄，換言之，他只以拿破崙是「偉大」「超越」「力量」等等的具體象徵。巴爾札克愛偉大，愛力量，所以自然而然拿破崙便成了他的模範。

明年，巴爾札克的父親因職務關係，將全家搬往巴黎。巴爾札克就在那里雷比特氏（M. Leprieu）所創辦的私立學校讀完了中學，其間，他只能在學校教室裏，夢想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的莊嚴和盧佛爾宮（Louvre）的華美。

三

巴黎給巴爾札克影響最深的，並不是盧佛爾宮一類的勝蹟。他之所以能成爲一代的偉人，還須感謝巴黎的女人和塞納（Seine）河畔的舊書攤。巴黎的女人，自然是誘人的

尤物。而對於這新來自偏僻之鄉的巴爾扎克，則尤其是有不可言說的可愛，他狂了，他也投身於社交界，從事於女人的追逐。然而他到處沒有成功，結果鬧了許多笑話，因為他究竟不是此道中人，他氣憤地從跳舞場中跑出來，握著拳頭，發誓地說：「我不用跳舞，要用別種方法來戰勝世界。」

第二天早上，他立刻跑到塞納河畔的舊書攤旁，消磨了兩三小時，他開始發現：世界是惡劣的，祇有書纔是可愛，無論科學、文學、歷史、地理，他都去買來閱讀，後來他滿屋子裏全堆著舊書了，氣得他母親向他說道：「我簡直沒有法子使你的屋子保持清潔。」

因為讀書的結果，他又到巴黎大學神學院去聽維爾曼(Nillemain 1796-1870 法國的作家兼名教授)和古盛(Victor Cousin 1792-1867 法國的哲學家)諸人的講演，從他們的講演裏，他是否得到了些什麼，頗不易說，不過他為他們的榮譽所動，因而決定努力去當一個偉大的文人或學者，倒是不容否認的事，維爾曼當時祇有二十八歲，以一個未及三十歲的青年，主講法文修辭學，自然是不能不使巴爾扎克欽佩而羨慕的。雷乃·彭謝敏(Fane Benardine 法國現代的作家)在寫他的傳記裏說：

「每次維爾曼講完的時候，讚美的呼聲，立刻從他家中發出。他(指巴爾扎克)為

那呼聲沉靜了，彷彿那是向他呼喊似的，他想像他自己就是那講演完畢，立在講台上的
人，當他跟着大家鼓掌的時候，又好像是他自己感到了那種受寵若驚的喜悦。他深深地
向聽衆鞠躬致謝。

四

巴爾扎克的野心此時已經顯露了。可是他的父母不瞭解他，他十八歲那年叫他開始
學習法律，在律師哥瓦乃·邁爾維爾 (Gillouet-Merville) 那里工作，他學了十八個
月，過後，又當過公證人的書記十八個月。這些嘗試雖並沒有使他感到不愉快，但巴爾
扎克的志向究竟是在文學方面的，他父親不願意他以文學為畢生事業，這自然不能證明
他父親對文學藐視，他有他的經驗和理想，他的經驗告訴他，自由與自立，比什麼都重
要，否則你終不免成為某一類的奴隸。他愛他的兒子，所以他希望他以律師為職業，而
以業餘時間，去讀去寫，這種例子，古人中是有許多的，他們的先輩是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Montaigne 1533 - 1592 法國的哲學家道德批評家和作家)便是一個，不過巴爾札克也有他的理想，他愛他的父親並不能於他父親之愛他，他頗有自信力，倘使他決意寫文章的話，他相信一定會成功的，所以他常想對他父親說：「我親愛的父親，我決計要使你聞名於世。」

不過，彼此的意思始終沒有說穿，即使說穿了，也未必能互相瞭解，有一天，在談到巴爾札克的將來的時候，果然他們終於不歡而散。

那天的談話，是由他父親開始的，巴爾札克當時正在讀拉勃萊(Francois Rabelais 1497 - 1553 法國的牧師、醫生兼作家)的著作，他父親向他說道：

——昂諾萊，我要同你說幾句正經話。

——什麼？

——關於你的將來，你現在已經是個大人了。

——我的將來？父親，我早已決定了，我決定成一個文學家，將來父親也該因此而名垂不朽。巴爾札克高興地望著他父親說：

——那是可行的，孩子。

——哦？

——我們先要有一個穩固的地位，使生活安定了，然後纔能保持個人的自由。寫文章是絕對靠不住的，還是作律師好。

——什麼？你不願我成名嗎？巴爾扎克有點着急了。

——我並不是那個意思。孩子，我有經驗，我愛你，你不要誤會我的好意。

——做律師，巴爾扎克急匆匆地說，我真不明白！成爲一個大軍人，大詩人，大政治家，我都不反對，總之聽見過有什麼偉大的律師？那我是絕對不幹的。我賺不起不能使人偉大的職業。

這最後的一番話，傷了他父親的自尊心，他父親說了一句近乎譏諷的話之後，便走回自己的房間去了。但巴爾扎克却依然相信他自己的偉大的將來，他不相信他將來會不如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3本名François Arouet法國的大思想家最多產的作家)偉大。

父親既不懂得他，母親是更加不瞭解他了。當時稍稍知道他的人，祇有時常來他家裏拜訪他母親的一個熟朋友——克·洛健孟安士(Mlle de Rougemont)，她是一個舊式

的老小姐，很愛談文學，她曾經親耳聽見蒲麥爾顯(Caron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法國的作家)向一位貴族說過：「先生，你這以為我不是貴族嗎？好，你看，我的著作便是我的憑證。」巴爾札克便同她津津有味地談論蒲麥爾顯，結果他對於這位十八世紀的導演家和著作家竟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當時決定也以劇作家來作爲他終身努力的對象了。(巴爾札克後來在姓名之間加上一個「愛」字的貴族的頭銜或許受了蒲麥爾顯這句話的暗示也未可知，這表示他自己實在應該居於貴族的地位。)

要想做文人的那種大膽的決定，既然促起了家庭間意外的紛爭。但巴爾札克是很固執的，無論怎樣都拗不過他。

一八一九年八月，他父親因種種關係，決定遷居於離巴黎二十八公里的巴黎集(Villiers)。巴爾札克不願離開這大都會，他向他父母聲明：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他們的決定。他母親對於他這個聲明，大不以為然。但他父親却表示，假使他真不聽的話，家中每旬可以供給他一千五百佛郎的生活費。一千五百佛郎一年，自然是極苦的生活，他母親也勸過他，是否真能吃苦。苦，在巴爾札克看來，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东西，只要能成名，他想，苦些又怕什麼？

於是母親答應他去嘗試兩年，他決定遷入萊第濟安爾街（Rue Lesdiguières）！家住宅屋頂下的小閣樓之中。臨行時，他母親還叮囑他說：

——孩子，走罷！去寫你的傑作罷！不要忘記文學裏是沒有中等階級的，你不成功，便祇是一個文匠。

但巴爾扎克依然很有信心，他歡欣地告訴他的妹妹道：

——不要着急，洛爾，我是會成為文學界之王的。

五

他的新居是在最高層的樓上。既窄且悶，破舊不堪，裏面祇放着一張床，一只桌子和幾把椅子，椽子和樑木露骨地架在他的頭上，窗外的景緻，既不遼闊也不美麗，全是些日晒雨淋，生滿了青苔的瓦堆和屋頂上的水溝，煙囪與煙肉裏冒出來的煤煙。冷風從窗隙和門縫裏可以噓噓地吹進來。所包的伙食是非常便宜的，簡直不夠維持他的營養，即便打「牙祭」，大概也不過是吃點死馬肉之類吧？這種極苦的生活可是並不使他失却

勇氣；相反地，他認為這種生意正是他的理想生活，他寫給他妹妹的信中便可以證明這一點。

他自得其樂地安坐下來以後，便開始尋覓題材，打算寫他的一鳴驚人的傑作了。不

過題材究竟不很容易得到，他翻翻莫里哀（Jean Baptiste Poquelin dit Moliere 1622

—1673 法國最偉大的喜劇詩人）翻翻洛德爾，翻翻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1778 著作影響得最大的法國的哲學家兼作家），翻翻伏爾泰，結果還是不知道寫那一

個題目好。恰巧他新近讀了一部威爾遜（William Congreve）的著作，這位英國十七世

紀首創共和國的英雄使他感動極了，於是他決定寫一部克隆威爾的詩劇。

題材選定後，他開始拼命用功地寫作，他那時究竟年青，好像不知道疲倦似的。天

氣太冷了，便用披肩裹全身裹着；在小樓中呆膩了，便到附近拉顯斯神父（Pere

Lachaise）墓池裏去散步，他一面走，一面默誦着他劇中的詩句。他相信他這悲劇一定可

以成功。人家笑他，他想：「將來他們不唯不笑我，而且還會敬我。」他不嫉妒那些時

髦的男女們，一對一對的到大飯店裏去用五十佛郎一份的晚餐，他想：「假如我的劇本

成功了，我不但可以像他們那樣浪費，而且還可以從浪費中學點東西。」

整個的冬天，他都努力於寫這部悲劇。腳凍了，牙痛了，還是不停地在寫，在改。他樓下的同居們都不瞭解他，在他們的眼光中，他好似一個女孩，既羞怯而又沉靜，每天，除了悶不過時出去散散步而外，他簡直是足不出戶的，只不斷地埋頭在寫，在寫。寫的是什麼，他們當然不會懂得，不過他們都以為，假如他有父親的話，他那父親一定是個瘋子。

經過了七八個月的勞作，一八二〇年四月，他的克隆威爾終於全部脫稿，他將這消息告訴他的妹妹，她又將它轉告他的父親，他父親高興極了，立刻吩咐洛爾馬上寫信去要他回來，把這詩劇讀給他們聽：

四月末，巴爾扎克應召回到巴黎來，全家人都非常歡迎他，尤其是他的妹妹洛爾。這時洛爾已經定婚，他一見巴爾扎克，便告訴他這個消息。不久，洛爾的未婚夫綏爾維爾（Mesurville）也來了，巴爾扎克的母親特地殺了一隻鴨子來款待他的兒子。席間大家都非常快活，而他父親似乎尤其得意。餐畢，他父親提議到外單去走走，洛爾不贊成，說：

一個，應該在昂諾萊吃完之後。

那很好，他父親不堅持了。

——「唸什麼？梭爾維爾還不知道巴爾札克寫了一部詩劇。」

——「一部悲劇。巴爾札克的父親說。」

——「關於克隆威爾的，他母親又補充地說。」

梭爾維爾也高興起來了，他也主張唸完了再出去散步，一刻鐘後，巴爾札克開始將他的劇本朗誦起來，唸不到三十行，他自己發現了他的詞句的幼稚，臉紅了，自信心也喪失了，他只好說：「這劇本很不容易唸好，他是寫來給演員上演的。」但他父母並沒有笑他，而且還客氣地說：「我們不懂批評。」他的妹妹和梭爾維爾都要求他繼續唸下去，巴爾札克自然是謝絕了，他心中自己明白，這劇本已經完全失敗。

不過梭爾維爾並不以巴爾札克自己的判斷爲然，他設法將巴爾札克的劇本，送給他理工科學校的教師項特里歐先生(M. Andrieux 1759-1838 法國的作家)去批評。不幸，原稿送回來時，項特里歐也只能說這部悲劇寫得並不很好。巴爾札克的母親還替他另騰了一份，托他們的友人潘邦·雷哈留君(M. Papis-Jehalleur)送到法蘭西劇院去審查，結果也遭了同樣的命運。其間，巴爾札克有點不自信地還拿給一個研究文學的朋友看，可是他的朋友也老實不客氣地對他說：「你什麼都可以做，不過要除了文學。」這種失敗

並不使他氣餒，他依然很有信心，他想他下一次總會成功。丹麥的文藝批評家勃蘭兌斯（*Georges Cahan, dit Francis 1842-1927*）說：「巴爾札克的才氣太大了，法國戲劇的規律太嚴了，要他規規矩矩地去寫一部那樣的悲劇，自然是不會成功的。」這幾句話倒是很中肯的。

巴爾札克，因營養不足和用心過度，身體幾乎感到有點疲乏；但在家裏休息了一個時光以後，他的健康也就恢復，重新又去那閣樓中從事著作了。

六

第二年，他嘗試將滿堂回到巴黎集時，他立刻拋棄了劇本的編製，專門從事於小說的寫作。那時他計劃着寫好幾部小說，其中有一部名謂 *Cortès* 的劇永遠沒有問世，在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二五年的五個年頭裏，他一共寫了一十三部。同着寫作的朋友們，總共出版了四十部的光景，他在 *Horace de Saint-Aubin* 的筆名下發表，不幸這些小說也沒有成功，所收入的稿費，不足以自給，而且對於這些作品，他後來一直都沒有承認。

過的。

一八二五年，同一個書店老闆合作，藉編印書籍以維持生計，說他「藉編印書籍以謀生」，實際上或許小視了巴爾扎克，在他的意思，那應該是借印書以表現他的天才，或是藉天才以創造財富。在還未開始編印圖書之前，他似乎已經頗有把握，據他想，兩年後，他成爲一個富翁，那簡直是毫無疑問的。

他第一次編印的書，是一部莫里哀全集和一部拉芳登納(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法國最偉大的寓言詩人全集。他不唯給這兩位作家寫了一篇新序，還在他們的書裏印入了許多插圖，他想：「這次一定成功了，一路易(法國幣名)一冊，誰個不買？」但結果，因與書商沒有聯絡，只銷了十冊，其餘的都作爲廢紙賣給別人。不過他並不因此灰心；朋友勸他，他說：「你以爲這會使我灰心嗎？把你的手放在我這兒看看：我的心跳動得多麼厲害！」

不久，他又計劃着經營印刷事業。他的父母、朋友，都借了許多錢給他作資本。恰巧聖·日耳曼街(No. 208, Avenue Saint-Germain)有一所印刷局出頂，他便盤了過來，由自己開辦，在來開辦之前，他也有許多夢想。他一面固然可以藉此發財，一面還可